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范太史集卷三十九至四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蔣錦城

范太史集卷三十九　　宋　范祖禹　撰

墓誌銘

永嘉郡夫人富氏墓誌銘

太子太保田宣簡公諱況之夫人富氏河南人曾祖處謙祖令荀考言皆贈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贈祖妣劉氏祖妣趙氏妣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夫人之兄韓國文忠公與宣簡公為布衣交秦公與

太夫人皆奇愛夫人愼擇可妻者素器重宣簡公遂以
夫人歸田氏生十九年矣時公已登進士第益務力學
夫人總治内事不以豪髮累公之勤已而公舉賢良對
策第一遂登侍從位樞密使而文忠公為丞相對居二
府歲時朝謁夫人與秦國太夫人嫂周國夫人偕入世
圖之以為盛事宣簡公自樞府以疾謝政夫人奉養扶
持竭其力凡六年如一日公薨子幼夫人葬於潁昌陽
翟縣初公買第于洛夫人遂徙家焉久之夢公告以居

室被水如是者再三日夜憂惻筮之如夢使相地者視墓亦協乃往告而發之果有水側其柩夫人臨壙號慟改葬河南壽安縣甘泉鄉龕澗村凡再襄事規畫一出其意所以奉終之禮無不飭備春秋躬滌溉執饌以享田氏之祖考自以未逮事姑每奠姑位容色必戚退告人曰吾恨未嘗一日伸婦禮也元豊中紹修國史夫人命其子旦以宣簡公奏議行事功狀上史官又命旦編次公文章為三十卷上之請藏祕閣夫人性莊靜不妄

言笑御家嚴整有決閫外敬憚教子以問學取友每聞
有賢士大夫至喜見顏色親視膳飲以進客文忠公與
親族語治家必以夫人為法元祐二年正月庚辰薨于
四都之第年七十二初封德安縣君累進永嘉郡夫人
無男子以宣簡公弟之子至安為後公薨至安終太常
寺太祝復以公弟之子旦嗣今為承奉郎女一人適鄧
州順陽令寇仲宣其三月亦卒孫男三人綬假承務郎
縝早夭經尚幼旦服喪羸毀將以七月葬夫人祔宣簡

公墓使以狀來求銘其可辭銘曰

懿卜妻田既昌且延以及夫人歸其後賢鵲巢之風碩人之族内外顯融厥聲載肅惟夫暨凡對秉樞鈞象服翟茀一時三人宣簡有行夫人將之宣簡有文夫人章之惟勤惟艱以立厥家匪初之勤其終又嘉沆于有成以詒孫子在後之承無怠無止

長樂郡君尹氏墓誌銘

夫人尹氏河南人起居舍人直龍圖閣諱洙之女太中

大夫集賢殿修撰張公諱景憲之妻起居以文學行義重於一世天下之士稱師曾則知其為尹公夫人事父母莊敬守禮歸于太中張氏西都名族姑李夫人宰相文靖公之女治家尤謹法度夫人奉事常得其歡心太中初為小官仰祿夫人甘淡薄一豪不輒費唯李夫人所欲用不計多寡有無至以笄髮繼之太中寖顯于朝夫人猶菲食惡衣李夫人喜宴集夫人身執爨與羣婢等寢食一有不安節則夫人傍徨不下堂將沒執夫人

手曰婦孝不可忘也姑既没感慕久而不衰與太中相待如賔雖子婦不冠不見尹公謫官而卒夫人痛念終身嘗勉其弟曰汝忘而父以讒廢而志不伸乎太中没諸孤歸洛夫人不出閨庭而士大夫皆稱其嚴整有法入其門肅如也其戒諸女曰汝曹事夫如事父敬而有别乃可以久此吾得於汝外祖之言也晚而好禪學不以事物累其心宴坐終日無所思營及屬纊不戚不亂順受而待以元祐二年正月甲戌終於京師年六十

二初封宜芳縣君進封長樂郡君子五人塾承議郎通判
莫州量河中府司録參軍監兖州酒稅益宣義郎删定
令勑官重承奉郎監察利軍酒稅直承奉郎監齊州稅
女六人長適承議郎石熙次適信安軍判官李毅次適
承議郎李士京次適承奉郎韓宗質次許嫁承奉郎富
直清次尚幼孫男三人女四人諸孤奉夫人之喪將以
其月某日祔河南府河清縣上官村太中之墓以狀諗
於太史氏范祖禹惟古之君子必有賢配儆戒以成其

德若太中仕不苟合風節著見於時出入侍從而清貧如素士諸子皆克孝事親盡力務養其志然則夫人所以助其夫訓其子者從可知矣銘曰

易正家道詩厚人倫教本於內行反諸身夫人之賢克配君子有德有言前烈是似直內方外士之所難於穆夫人居之以安歸從皇辟賁有幽刻詒其子孫視此為則

朝請郎致仕張公墓誌銘

公諱保孫字子遠其先深州東鹿人曾祖光偉贈太子

中允祖丈質贈尚書左僕射父存以禮部尚書致仕贈特進謚恭安曾祖妣李氏孟氏祖妣王氏贈太原郡太君妣劉氏贈安康郡太君自僕射徙居冀州今為冀州信都人恭安公事真宗仁宗歷踐臺省任龍圖閣直學士吏部侍郎英宗神宗朝累遷尚書碩望重德為時名臣公恭安公之第二子也父任守將作監主簿監冀州酒稅簽書安武軍節度判官以父老不欲為他州官朝廷亦優待恭安公故公三為冀部從事熙寧中大河自棗強西汎

寖逼郡城將築隄於東郊占公家田吏議移之民田公不可曰與其損民不若自損卒置隄於其地通判恩州先是御河在郡中元豐四年大河北決自大名徐曲口注御河朝廷議欲遂令黄御河合流以通邊漕都水監都運司調夫修御史度用工二十五萬公上言大河水悍非御河所能容其勢必漲為一州患方今農作重被災害調發至廣仍為甘陵憂甚無謂也不若塞徐曲決口用工少而無後患朝廷從之契丹使過郡守丞餞之

南門使曰兩朝通好日久往來如一家可謂太平守不能對公曰太平無象何但爾邪使者服曰誠名言也七年告老得謝官累朝請郎勳柱國服紫衣金魚八年十一月乙巳卒年七十一公為人醇謹孝弟出於天性事恭安公不冠帶不敢見過庭必趨恭安公夜分不寐不敢退出入第門外上下輿馬自言平生未嘗對父坐恭安公官於四方公未嘗一日離左右及將歸老公始仕為鄉里官年四十餘矣恭安公久尊顯奉養如意既老閒

居夜必蠟炬他費稱是月朔月半宴郡僚必陳樂四方珍羞異味無不備者公損已以率家人積用而致隆於親如是幾二十年不衰居信都者宗族百人開南北二第恭安公居北第餘皆南第凡廩餼絲枲湯沐之用親疏如一而公自奉儉薄敝衣冠菲飲食葢侃如也兄台孫蚤卒視其子與孫踰已生姊適李氏夫亡其家不貧公養姊於家為其甥男女嫁娶恭安公甍終喪不居堂奥聽事郡人以公篤行皆敬仰則傚之内外宗族事公

如事恭安公馬太師司馬文正公之夫人公之女弟也
常道公以訓其子弟曰如彼可以為孝矣公好讀書老
而不倦見賓客恭敬甚惡言人之過其在甘陵部刺史
嘗問公以屬吏能否對曰公自察之終無所毀其為政
唯恐人知之不好立名然人皆稱其長者娶楊氏卒贈蓬
萊縣君繼室以其妹封壽安縣君子男一人世京太子
中舍先公卒女六人長適磁州録事參軍郭郁次初適
守將作監主簿皇甫僖再適衛尉寺丞馬鼎次適西頭

供奉官李宗彦次適奉議郎校書郎司馬康次不育次適郊社齋郎司馬棫孫男三人亢和郊社齋郎亢勤永靜軍司理參軍亢諧未仕曾孫男一人曾孫女五人孤亢勤以元祐二年十月葬公於邢州龍岡縣白圭鄉夷儀里祔僕射公之塋司馬校書狀公行事抵史官曰吾舅行如此其可以不銘謹諾而銘曰

張氏在冀莫如恭安顯于四朝壽考多盤惟其有人幹父承考孝弟慈祥以至耇老鄉人尊之率化以躬循循

唯謹萬石之風豈無多文亦有善辯君子之行唯日可見夷儀之里白圭之原永閟斯銘慶在後昆

天章閣待制楊公墓誌銘

公諱繪字元素其先出於漢太尉震八世祖珂仕唐為漢州金堂令卒官子膳為國子祭酒從僖宗入蜀葬金堂君於綿竹因家焉遂為綿竹人曾祖諱胜祖諱允考諱宗道有隱德鄉黨尊敬以公貴累贈光禄大夫曾祖妣宇文氏祖妣何氏妣李氏累封廣陵郡太君公幼聰

讐儁拔讀書五行俱下老不復忘專治經術工古文尤長於易春秋居无為山著書自號无為子以其學背時好名所居曰自信堂皇祐五年擢進士第二人授大理評事通判荆南府丁光禄憂服除名試學士院改太子中允充集賢校理為開封府推官賜服緋魚權判官庫吏積年盜用官錢因賂守者事覺株連繫獄二百餘人公白尹許詿誤者自陳悉獲免開封繁劇府僚日力不給公從容有餘仁宗知其才欲擢寘侍從執政以公年

少抑之改判三司户部勾院以母老求領郡得知眉州奏課第一徙知興元府未期年獄空者二百八十餘日英宗書公姓名於寢殿末及用神宗即位一月名修起居注進知制誥知諫院賜服金紫詔遣押班王昭明管勾御藥院王中正李舜舉使陜西勾當公事公上言君之始年要在端慎方天下拭目傾耳以觀聽新政館閣臺省之臣朝廷所養以待用者豈無一人可使而必用中人乎又言中正妄言邊事欲以固寵請罷近職置之

閒地又乞棊辞向李肅之擅興种諤高遵裕矯制取綏州之罪處以典刑宗室以服屬裁蔭子之數立出官之法從之又言向傳範后族不當領京東西路安撫使宜易之以杜外戚僥求之源執政言傳範以累典郡有政績而授非緣外戚與之上曰得諫官如此言甚善可以止其他日妄求也宰相有乘時旱歉多買民田及用所厚善者為修實録檢討官又乞其子判鼓院公累疏論列上為罷檢討鼓院又重進退大臣乃罷公諫職除兼

侍讀公力請外任御史中丞滕元發以為言上手詔賜元發曰繪堅求外補及乞明加黜責盖繪未深究朕意繪迹疎遠立朝寡識不畏彊禦知無不為朕一見便知其忠直可信故翌日即擢置言職知之亦甚篤矣今日之除盖難與宰相兩立於輕重之間姑少避之卿可示朕手札諭以此意令早承命公謂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息之地卒辭不受不閱月再知諫院以母疾辭丁内艱服除入對面受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充理

檢使時王安石執政臺諫官多以言事罷去闕中丞累月及公執憲士大夫皆想望風采公上言當今舊臣多以疾求退范鎮年六十三呂誨五十八歐陽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閒散陛下可不思其然乎又言以經術取士獨不用春秋宜令學者以三傳解經不必專用左氏之說又言安石不知人提舉常平使者暴横時方行免役法公上言司農寺升畿縣户等而多取緡錢兩浙提點刑獄王

庭老提舉常平張靚多率役錢至七十萬以是連忤執政
罷學士中丞二職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鄭州未行改亳
州徙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知杭州兼兩浙西路兵
馬鈐轄杭為東南會府公始至獄訟多壅剸決悉無留
繫時諸路監司多新進輕鋭陵轢郡縣雖藩鎮大臣不
敢校會旱蝗大起詔遣監司廵案捕蝗官監司坐視不
出公移文詰責促其行吏民感之境内蝗皆抱木死幾
月公被召受代之明日蝗復生民作歌以思公復拜翰

林學士兼侍讀李憲為安南副招討公上疏以唐白居易諫用吐突承璀為言憲卒不行時議加孔子帝號公上言不必追尊又言不宜用大遼歷改閏月悉從之攝開封府數旬有聲從容談笑庭無留事神宗眷益厚會有忌公勝已者擠之言公受饋薦人而其人已死公無以自明責授荆南節度副使數月分司南京改提舉江州太平觀謫居七年起知興國軍上嗣位易徐州誣謗始辨復天章閣待制再知杭州時已屬疾視事踰四月

卒于州年六十二實元祐三年六月丁丑公為人簡易不事邊幅表裏洞達一出於誠為文章操紙筆立書其論議必本經術事上竭盡無回忌敏於吏事事至即決而皆得其情實吏民不知所出畏伏如神主於愛利不嚴刑罰待屬官無贊拜禮胥吏皂隸亦不責其曲謹尤為神宗所知前後皆自除用既坐廢退公亦知命處之泰然曰天也其在京南執政有與公相善者使人致問將辨公無罪公曰吾命未也其如命何及二聖嗣位連

起公領藩郡且名用而公不幸以歿豈非命歟其官自
太子中允五遷為禮部郎中官制行易朝奉朝散朝請
大夫歷知太常禮院判官告院吏部流内銓審官西院
三班院太常寺兼禮儀事尚書都省提舉在京諸司庫
務初封華陰縣子食邑五百戶進封號郡侯食邑一千
戶娶李氏封同安郡君子男四人長久中太廟室長積
中黄州司法參軍使中出中皆承務郎女二人長適前
利州綿谷主簿李象先次許嫁承務郎范百慮孫女二

人有羣經索藴三十卷无為編三十卷西垣集三卷諫疏七卷臺章七卷翰林詞稾七卷公因謫居荆南夫人與諸孫奉公之柩以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葬荆南江陵縣龍山鄉全家村楊氏范氏為世姻故知公最詳諸孫屬以銘其可辭銘曰

自漢太尉楊世顯融從唐狩蜀以迄于公公居先為學以自信與古為徒匪今之徇坦坦為人矯矯為臣正色于朝不有厥身嘉言忠規日陳于帝亦無沮慼亦無避

勢諫垣憲府再黜而升久益知之惟帝之明兩拜翰林入侍經幄帝將庸之君正是屬誣不自辨一謫七年不戚不求曰命于天二聖照臨起公徐方與民所欲再命于杭杭人懽呼如父母懷公昔初去蝗死復飛今公再來以疾卧齊公歿于州老幼號啼其愛在人其直在史去蜀適荆其在今始

承事郎范君墓誌銘

君諱百嘉字子豊成都人曾祖諱璲曾祖妣索氏祖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祖妣李氏龐氏封榮國昌國太夫

人考諱鎮端明殿學士贈右金紫光禄大夫蜀郡忠文
公妣李氏其郡君張氏長安郡君忠文公第三子也以
蔭為秘書省正字勾當都茶庫中進士第改大理評事
以官制易階承事郎用薦為市易司屬官因奏請究其
弊詔領之為其僚所傾坐冒賞奪官累年復承務郎神
宗山陵權都糧料已號為稱職司馬文正公當國素知
其才且用之侍坐於文正得疾踰年而卒年三十九實
元祐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君性明儁於書無所不讀慨

然有志於功名其學天文兵法皆究其徼爲文章亹亹如原泉之流尤喜論當世之務居官善治繁劇他人力不給而君沛然有餘談笑而事集方失官志不少抑益務爲學磨礪思有所試卒困不偶豈非命也娶李氏朝奉郎大昕之女再娶曾氏資政殿學士孝寬之女子男三人祖野假承務郎祖恩祖其皆承務郎女二人君卒之明年忠文公薨四年八月從葬汝州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其從兄祖禹爲之銘曰

於戲從父有緼不施如田之菑如室之基弗穫弗茨維後之詒有如不信視此銘詩

開封府太康縣主簿范君墓誌銘

君諱百歲字子老成都人端明殿學士贈右金紫光禄大夫蜀郡忠文公諱鎮之第四子也毋清河郡君張氏長安郡君李氏熙寧中忠文公請老君以明堂恩得試秘書省正字性温良粹美自少至長言行有常忠文公官於京師門生寓館者常十餘人退朝教誨不倦繼之

以夜子孫受學皆有家法故君童丱嗜書不待奬勵博通載籍多識國朝故事每講經義爲文章公必賞愛之嘗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二兄皆登進士第君益感慨強學衛州司法參軍試河北轉運司爲第一再舉於禮部不中調開封府太康主簿未赴而卒年二十九實元豐闕年闕月闕日忠文公爲文祭之甚哀諸名公皆痛惜之娶韓氏直祕閣宗師之女初韓獻肅公與忠文公同場屋既貴顯約爲婚姻獻肅一見君奇之許妻以女已

而獻肅女卒以孫女歸之子男三人曰祖闕假承務郎曰祖闕假承奉郎曰祖闕女三人元祐四年八月己未從忠文公葬汝州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銘曰

君之為人如玉粹溫敏于行而力于丈夭不畀之年蚤世隕身歸從先公汝水之墳維其繼承在後之勤

梁國郡君王氏墓誌銘

夫人王氏應天府虞城人曾祖礪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某氏某國太夫人祖渙尚書禮部侍郎致

仕贈銀青光祿大夫祖妣某氏某郡太夫人考獻臣殿
中丞妣李氏隴西縣君王氏南都望族夫人生而淑懿
孝敬慈祥父母愛之慎其所歸年十七適東萊蔡公公
諱某初出繼伯父參知政事文忠公夫人事姑備盡婦
道內外無間言姑夫人覺公悉以文忠公闕業與其弟
延嗣秋毫無所取家貧奉養甚薄夫人安之族人以乏
告者必竭所有濟其急常勸公苦學勿恤家有無見公
登進士第擢為福建路轉運判官夫人封同安縣君嘉

祐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以疾卒年三十三後十年公為
龍圖閣直閣學士追封太原郡君又封梁國元祐五年
三月公以吏部侍郎薨于京師十月某日葬潁昌府陽
翟縣某鄉某里夫人合祔子男六人惇懌皆右承奉郎
悰蚤世惲右承務郎恂蚤世恪右承務郎四子皆孝謹
好學能世其家女二人長適和州防禦推官前國子監
直講沈闕次適右通直郎提舉三門白波輦運文永世
孫二人興孝興宗並假承務郎孫女三人皆幼銘曰

夫人之行宜公偕老天畀淑哲啬其壽考如彼築室既營弗處如田之菑亦不克庚勤則多矣不享于身惟其慶善以利後人箕頻之陰歸于幽宅刻詞昭美其閟無極

范太史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范太史集卷四十

宋 范祖禹 撰

墓誌銘

檢校司空左武衛上將軍郭公墓誌銘

公諱逵字仲通世家鉅鹿國初徙京師後卜葬洛陽因家焉曾祖隱贈太保祖榮贈太傅考斌贈太師中書令曾祖妣何氏祖妣崔氏妣賀氏追封信安永嘉華原三郡太夫人公幼慷慨喜兵學初以父蔭補北班殿侍實

元康定間元昊擾西陲兄遵為延州西路都廵檢使遇賊死之朝廷優恤其家錄公為三班奉職時范文正公仲淹為陜西都部署公往隷麾下范公器之勉以學問待之如子姪延安有募兵十八人號青剛社勇皆絶人一日捕虜誤殺屬羌有司皆論死將刑之公請於范公願赦之以責後效范公亟令毋殺得活者十有三人尹洙為陜西經畧判官趣范公以延州兵取靈武范公召公計議公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

范公曰君之言然遂決意不復出師洙怒而府中將吏
皆誚公未幾涇原任福全軍沒於是向之誚公者以不
出師為幸且服公先識陳恭公執中薦公試武藝會罷
武藝司安撫王文忠公堯臣力薦公材武且有戰功改
右班殿直陳公安撫京東屬歲多盜奏請公為駐泊捉
賊屯青州陳公嘗謂賓佐曰當今名將無如葛懷敏衆
唯唯公曰懷敏易與耳他日必敗朝廷事陳公甚怒後
數日謂公曰君何以知懷敏必敗公曰喜功儌倖徒勇

無謀可禽也陳公嘆曰君真知兵懷敏今覆軍矣召試
入等進右侍禁授真定府兵馬監押會保州雲翼軍擁
兵馬都監韋貴據州叛安撫使田公況都部署李公昭
亮召公往招之公與保州兵馬監押侍其臻嘗同事范
公臻為賊所留公馳至城下出紫囊示賊曰此舊物也
誰識之者臻應曰臻識之即再拜貴與廵檢史克順亦
拜皆曰願君登城相見公乘城徑入開諭禍福皆泣拜
請諭衆歸順貴等由此得全然亂兵或疑未肯下且曰

或殺降奈何公曰我留城中以為質或殺一人來碎吾身可也衆感激皆請降公悉開所塞諸門以出降兵保州平詔先授閤門祇候然後論功都師嫉之不肯議賞復阬降卒四百餘人公力救之不可求還鎮陽不許俾公守城門不畀以兵不給以食復欲因事中之以法民皆嘆曰完此城者此公也爭往饋之久之方脫去富文忠公弼宣撫河北召公謂之曰保塞之寃盍訴於我公曰賞以閤門職夫復何寃公曰吾知已詳而君不言真

長者改雄霸州路沿界河至海口同廵檢又以為定州駐泊兵馬都監進東頭供奉官充環慶路駐泊兵馬都監丁太夫人憂乞觧官三請乃許邊郡武臣小使臣亦許行服自公始服除復授環慶路駐泊兵馬都監大臣薦之乃以為涇原路駐泊兵馬都監兼知鎮戎軍先是夏知漢法不敢過壕每為冦公命邊吏追奔突擊必得所掠而後已迄公去不敢犯邊皇祐五年秦鳳路通古渭州公受詔以本部兵赴援三戰皆勝遂拔其城擢授禮

賔副使尋兼閤門通事舍人改河北路沿邊安撫都監兼同廵檢諸州軍寨搉場未行選為賀契丹國母生辰副使會遼中羣臣上其主尊號請南使同上公與國信使吳公奎固不可遼欲脅之夜聞帷外有兵刃聲公堅卧不起遼人促之急公曰使臣可殺不可屈遼之君臣乃好諭曰北朝盛禮願南使一覾公曰當覾於何所曰立本班公使還報曰不可復命曰立於别次乃入卒覾不賀使還遼人以為言吳公出知壽州公亦降授汾州

兵馬都監故相龎公籍鎮并門俾公權知忻州契丹請天池廟以為故疆久不決龎公委公往議公於故牘得興國中契丹移文天池縣曰遥祀天池廟有應以屬南朝地未敢擅修公以示龎公龎公喜命公自為報命遼遂伏龎公薦管勾河外三州軍馬未受命會下溪蠻彭仕羲反加帶御器械充荆湖北路兵馬鈐轄兼知澧州捕得仕羲親信置左右以為小史善遇之久乃備言山川地形虚實情偽用兵長短嘉祐三年春用小史為鄉

導以步兵進討破羅城峒及賀府等二十餘隘拔新州
又銜枚夜進踰旬至仕義所居桃花州一戰破之仕義
棄城走蠻酋七百餘人仰血乞降公受降以聞賞功拜
本司使邵州武岡楊昌透反詔以公爲荆湖南路兵馬
鈐轄兼知邵州至則潛師夜起徑至賊壘黎明圍數匝
昌透登柵大呼公命縱火焚柵斬其將雷鐵城等數輩
諭昌透令降昌透曰我平生勇冠諸峒一旦窘此智勇
不及施非戰之罪願射公三發不中即降公曰天道助

順爾何能為昌透注矢三發皆不中諸蠻驚畏以公為神相率願降弁以所領十餘州永輸租賦公受降以聞荆湖南北悉平就差知廣信軍遷六宅使充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公曰吾結髮從軍大小戰陣必在其間成都乃享厚禄養資考之地非報國本意固辭不行以六宅使領端州刺史權涇原路馬步軍副都部署明年就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果州團練使升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加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惠州防禦使

賜號雄勇亮節功臣英宗即位加容州觀察使升侍衛
親軍馬軍都虞候馬步軍缺帥詔公入朝兼總二司未
幾兼領殿前司上親試田瓊韓存寶武藝不中格皆訴
云嘗從郭某涇原有功未賞上命公升殿問之信然乃
錄用之上顧問邊事公條具方畧以對上甚悅泛論朝
廷大事時富公以直諫被讒上問公何如公曰富弼忠亮
臣以全家保之上察公可備輔弼治平元年先以公復
為涇原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二年正月制授檢校太保

同簽書樞密院事封文水郡開國公改賜推忠佐理功臣及國門公感疾上遣中貴人以國醫來未瘳令平原夫人往視公曰下臣有疾上為天子憂未能造朝而先見家人非禮也令勿下車而返韓忠獻公琦欲寬塘濼之禁同列以為不然論于殿上上甚怒韓公未敢對公進曰臣詳知塘濼利害誠不足恃同列大臣進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豈曰不足恃公曰設險者審權術修法令議制度正綱紀是也未聞止謂塘濼瀆淵之役豈無塘

濼耶他日誤朝廷守計者必塘濼也歐陽文忠公修進曰郭其之言是也上意遂觧三年領簽書樞密院事為陝西四路安撫使權涇原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畧司兼判渭州公懇辭樞職上曰初欲授卿宣徽使慮外人以為罷政弟領樞職往重使權公力薦今丞相范公純仁等數人而後行黨羌令征反殺巡檢陳敢朝廷議招懷公以謂始服終叛為梗不已今又殺王官當以威懲之一族既破諸部必降因繩之以法則邊患當弭遂決意

用兵二月師次捺吴川令征挺身來降公不許命執之進師討諸未下者大破之拔鳹鴉訓狐等城乃散諭諸羌俾安心歸業毋若令征自取勦絶諸羌畏感争出犒師因駐兵塞外覲覽山川見彊弱利害所在乃城捺吴川又遣諸酋諭青雞川諸部示以威信悉効順又城青雞川二川形勝相恃新附降羌萬餘帳地數百里皆在腹中乃置酒召諸酋犒燕酒酣語之曰汝等今日遂為王臣何以報國諸酋頓首曰惟公命公曰諸羌利牧養而

拙耕稼故二川沃壤鞠為荒萊汝等可近山畜牧以閒田來獻諸羌曰謹聞命有吞田者我等為公滅之得良田千餘頃乃下令名弓箭手人受田百畝馬五十匹旬月得壯士千人騎萬匹省屯戍餽運之勞詔獎之賜捺吴川堡曰治平寨青雞川堡曰雞川寨神宗即位加靜難軍節度觀察留後復乞鮮樞職會御史中丞言宰相不押常朝班以為跋扈指公為黨公固請閑郡名還朝至京師閤門待罪上遣中貴人促視事公力辭乃為宣徽南院

使充京東西路安撫使判鄆州至州七日拜鄜延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畧安撫使判延州時种諤誘嵬名山降夏人誘知保安軍楊定内殿承制侍其臻右侍禁張時庸殺之邊事方起故命公往初种諤取綏州朝廷以諤擅興生事命公當必棄之公以夏人殺王官而所得綏州復棄徒取輕耳當必留之會夏人以衆十餘萬欲復取綏州公遣劉甫乇綏平王雅乇懷寧燕達守綏州賊攻圍不克而去遣薛宗道同周宗義來告諒祚之喪且請綏

州公言不可許人欲納塞門安遠二寨易之朝廷遣令丞相韓公緽故太僕卿劉航來就議公執初議然朝廷曲徇其請許之熙寧二年都囉重進奉誓表以二寨來易朝廷下誓詔予之公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韓公問重進曰二寨且獻封界何者嵬名㖠寨党移賞浪來交寨公遣機宜官往會之夏人欲二寨綏州同日交易公使先交二寨地界然後還綏州夏使曰二寨寨基是也何界之有會有詔俾公焚棄綏州公曰一州既失

二寨不可得中國為夏人所賣安用守臣為願以死守之藏其詔不出潛訪地界得祥符中西平王檄為驗夏使遂詘而去公以其事聞上大驚顧大臣曰不知綏州今存否亟遣問之大臣皆恐即降詔云某月某日指揮更不行詔至屬僚皆驚曰前詔云何未之見何也公徐出之乃促公焚棄綏州公曰曩遂奉行今則何如將吏皆嘆伏公乃以前詔上且言綏州見存待稽朝命違詔旨之罪詔褒之曰淵謀秘畧悉中事機有臣如此朕無

西顧之憂矣詔數夏國之罪以拒之卒留綏州嵬名山之衆凡一萬二千既降未有以處之公以夏人叵測散居内地或生後患廣務賑貸非可經久乃户選壯士一人為捉生軍分隸蕃將貸以耕具闢延州順安懷寧等曠土以居之夏人欲執景珣來獻以易名山等公上言夏人詐謀不可信若納珣而拒名山則棄前恩生後患異時誰敢嚮化景珣庸人何係輕重朝廷乃拒之初楊定等死公容詗邊吏得殺定等姓名諜告曰夏人將斬

殺定之人於境以謝罪公曰此將斬因以紿我撫宥州詰之且曰必執李崇貴等來告曰殺之矣公曰崇貴等見存職任狀貌如此何可欺也夏人懼乃歸楊定之子執李崇貴韓道喜以來公遣姪忠紹獻闕下朝廷大臣以秉常初立欲以官爵授其左右任事之人公上疏曰彼主幼國疑當不受詔借或受之必偽立姓名以邀金繒今既恭順當開布大信以示威靈所加不宜誘之以利果不奉詔如公所料未幾夏以重兵寇邊上手詔賜

公曰秉常納款詞禮恭順朕務來遠以息邊民方降誓詔且備册命使猶在道兵已犯塞可具經久守邊方畧以聞公上言邊人之性不常古無一定之策然久遠不能易者十事條上之終曰陛下推心委任賢才專意篤行仁義删苛法而寧衆心省重征而安百姓邪佞不聞於耳正直常致於廷天下何憂不和四夷何患不服若攻守方畧應變權宜貴無聲無形不可預言上嘉納之然必欲聞措置大畧遣知河中府蔡公延慶來就議上

降問目咨訪利害公具條對附延慶上之明年夏以親軍夾河壯騎侵順安綏平黑水等寨諸將請擊之公曰敵遠來利在速戰其鋒未可當令毋得輕出諜告曰賊糧欲盡矣公稍出兵應之已而綏德城告急曰賊益兵大至定仙山煙火皆滿公曰賊師其遁諸將皆疑公曰鷙鳥之擊必匿其形兵果來豈示人以衆此張虛聲惟庸將乃疑耳終不大出兵賊侵漢地築城郭暴掠尤甚公曰可矣乃使李安李顒出綏德彭達出順安燕達出

綏平賈翊出安塞檄宥州及使人諭賊曰夏國違誓詔
侵城漢地其罪甚大若能悔過悉聽汝還或不從誅無
噍類既而賊棄順安走縱之餘皆拒官軍諸將合攻之
斬首數百餘皆棄城遁加檢校太尉改雄武軍節度觀
察留後再任秋夏人數十萬聲言將自西路擊延州公
遣李顒往東路視之顒未及塞馳還請濟師公復遣往
已而賊果自東路由金湯白豹川襲慶州公知東常在
宥州遣燕達將銳士悉破夏近邊諸寨聲言擣虛取宥

州遣田守度設伏要其歸路吳稹援大順夏人聞之亟還守度要擊敗諸金湯敵衆遁歸韓獻肅公絳宣撫陝西四路种諤師師將取橫山公曰諤狂生耳朝廷以家世用之過矣他日敗國事必此人也韓公與公議出兵公力言不可使幕府與公論難公曰此舉不惟無功恐別生他變為朝廷憂以議不合詔召還朝上問公曰种諤取囉兀撫寧二寨或聞夏人復欲取之當何如公曰願速備撫寧則囉兀無患上曰何也公曰昔夏人取靈

武先擊清遠然後靈州失守今撫寧地平而城小戍兵不多萬一用前策則必先取撫寧撫寧破則囉兀隨之上深以為然未及往備撫寧已陷遂棄囉兀明年慶州兵作亂關中騷然諸郡皆警朝廷憂之拜公永興軍路安撫使兵馬都總管判永興軍至鎮徹警去備追邏兵皆還惟以重賞募兵吏入山谷禽盜人情乃安徙判秦州充秦鳳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甘谷城通渭寨皆扞西圉甘谷形勢孤絕民不樂業公使增築五

城以安民心通渭舊乏水公欲移新城以就水泉默計城池廣狹功力衆寡召諸將分命之曰趣往治新城期以十日諸將相目莫敢出言公授以方畧亟遣行各至其地則上功攻守之具畢集不踰旬皆成敵駭其神速不敢攻於是邊圉遂固王韶將開熙河依窜相勢多為不法公案其罪韶引邊事以自觧且乞他官覆案朝廷遣大理丞杜純來治先移公判渭州純案韶事皆實窜相慾并坐純更遣御史蔡確來公由是得罪落宣徽南

院使知潞州未幾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知太原府明年復宣徽南院使時遼人遣蕭禧來議地界上遣呂大忠李舜舉與禧議手詔問公方畧公悉奏之北人有降者衆謂宜納之公曰此得之何益彼或欲交質於我何以拒之頃契丹駙馬劉三貫來歸仍上平燕策朝廷恐以小害大尚且拒之此一番奴欲致我曲耳亟遣之楊復乞河東陜西招懷投來蕃部公奏駮之曰河東扼二敵之交與陜西異誓詔誓書皆以招納

為戒令行楊復之議是自求擾也時朝廷有經畧四夷之意於是迎合獻言者甚衆公獨鎮以静重務敦守盟好不求邊功熙寧九年交趾寇廣南陷邕欽廉詔以天章閣待制趙公禼為招討使内侍押班李憲副之已而罷憲更拜公為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畧招討使兼荆湖南北路廣南東西路宣撫使禼副之公入見上問何以平南公曰兵不可前料願至邊圖上方畧上問所須曰願得鄜延河東舊將吏將行宴於便殿賜中

軍旗物劒甲以寵之師次潭州遣知欽州任起攻永安州拔之朝廷初降勅牓諭溪峒公以蠻夷不知文告之詞乃直陳八事請散牓郡縣溪峒門州賊將黃金滿岑慶賓來降公遣和斌楊從先將材士數萬戰艦數百艘諸將將九軍及降附諸蠻水陸並進師次邕州遣曲珍討下雷諸峒降之又遣知邕州陶弼集左江諸峒皆會於軍次思明州公以謂廣源州咽吭之地兵甲精銳不先取之則有腹背之患偽觀察使劉應紀為賊謀主不

禽應紀則軍聲不振遣燕達往一戰克之拔其城應紀出降師次決里隘遣張世矩攻之交人以象拒戰公使強弩射之以巨刀斬象鼻象却走自踐其軍大兵乘之賊潰去乘勝拔桄榔縣曲珍攻門州亦拔之溪峒悉降交人伏兵於夾口隘以待王師公知之乃由間道兜頂嶺以進次富良江去交州四十里賊以夾口之計不及施亟以戰艦數百艘先趨富良壁岸下紿告曰和斌楊從先且至軍中皆喜既至則交人數萬鼓譟薄官軍前

軍不利公率親兵當之使騎揚言曰大師至矣賊少止
麾下士勇百倍公叱騎將張世矩王愬合戰諸伏皆發
賊大敗蹙入於江者不可勝數江水為之三日不流斬
首數千級殺偽大將洪真禽左郎將阮根乾德大懼奉
表詣軍門請降納蘇茂門諒廣源五州之地仍歸所掠
子女公與諸將議師師濟江諸將曰九軍糧盡矣凡征
安南兵十萬夫二十餘萬冒暑涉瘴死亡過半存者皆
病瘁公曰吾不能覆賊巢俘乾德以報朝廷天也願以

一身活十餘萬人命乃班師以乾德降表聞約交人聽
旨公入塞亦疾甚卧護諸將城順州及桄榔縣而還詔
赦之又罷宣撫司公上章乞閑郡養疾除判潭州朝廷
以公不能得交州降授銀青光禄大夫左衛將軍西京
安置杜門不出者十年讀書養氣以自樂今上即位授
左屯衛大將軍致仕明年落致仕檢校司空知潞州武
功縣男公不敢辭亟就治即告老不許明年復廣州觀
察使知河中府徑歸洛陽力請老拜左武衛上將軍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宫元祐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薨於西京嘉慶里第享年六十有七訃聞輟視朝一日贈雄武軍節度使公娶史氏封平原郡夫人六男子忠良左侍禁忠諫左班殿直忠孝承事郎忠臣西頭供奉官忠恕東頭供奉官忠賢左侍禁忠良忠諫皆先公卒忠恕後公踰月而卒女八人通直郎夏大定大理評事錢蒐承務郎胡士修宣義郎吕昭問内殿承制石舜賔承務郎王東丈廣濟主簿范埴皆其壻也一早卒孫男六人孫

女三人公初遭母喪慶師杜杞以邊州金革從事例奪喪聽樂召公强致之公涕泣就坐毀瘠不勝衣遂罷去既詔許解官行服杞以錢四十萬贈之公謝而不受奉養節儉慕范文正之為人性嚴重不妄言笑為將領宿衛持法不貸下軍政肅然及守邊拊循士卒得其歡心用兵先計而後戰善料敵伐謀戎狄畏其威名節制鄜延夏人嘗寇秦鳳邊將范愿死之殺掠甚衆公檄宥州索所掠悉得之神宗嘗問公八陣遺法公曰兵無常形

八陣特奇正相生之一法耳因為上論之甚詳上大奇之至延安使將吏以八陣教兵久不能成公召諸軍曉金鼓營陣之法者得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先是鄜延雖多屬羌而無法制不足用公擇其勇技出衆者奏官之皆激厲賈勇數萬皆為精鋭兵械犀利為諸路最善用將校每至所部使人人自言所能暇則閲試而記之故所用無失慶州之役主帥歸罪偏裨既斬李信劉甫又治鄜延西路都巡檢使白玉之罪玉見公

託以後事且言不得終養老母公惻然哀之曰君弟以我不遺為詞力救之得免明年玉大勝於新寨神宗謂公曰白玉能以功補過今立戰功皆卿之力也公每戰必戒諸將先招懷而後戰鬭故降附多而誅戮少尤愛惜士卒南征既上道有犯罪者或請從便宜誅之公曰若從此殺戮至賊境則我軍將盡矣命一如法令須入賊境乃行便宜殺賊婦女老弱者皆不賞故不以多級為功嘗語其子曰吾用兵陰德多矣公雖以武立名然

刻意學問書無所不讀日有程不中程不止自得於聖賢之意者甚多手自錄之曰竹庵精慮又古人言行可師者擬劉向新序編次之以自鑑戒至於陰陽占候百工技藝無不精曉國朝故事四夷名邑用兵地名山川形勢成敗事跡莫不精究喜為詩有五原蘭江二集節制集五卷奏議五十卷經制集五十卷對境圖釋五卷以其年其月其日葬於其鄉其里從太師之兆公在仁宗時有功南海為名將英宗神宗尤深知公遂大用之

出入中外常為重輕所至隱然如長城朝廷四方恃以為安論將帥必以公為首及南征困於瘴毒雖不得交州然洪真授首應紀面縛得五州之地全師而返交人畏讋遂不敢動公嘗言曰兵凶事也必有大獄隨之理勢自然無足怪者故公一謫不復振處之怡然晚居洛陽門庭寂如無人治家如官府子弟非冠帶不見及二聖嗣位起公將復用之而公病寖久無意於世矣年未六十即自有槨棺貯之居第每與客觀之幕府辟士極

一時之選趙禼初掌機宜未幾代公帥鄜延其餘多為
名臣世以公為知人初范文正最先知公獎拔之韓忠
獻富文忠司馬文正及今丞相范公皆稱公不容口某
從祖忠文公嘗曰吾游諸公間每見郭公言必及深遠
觀知公之人與公之所知雖古之賢將何以加此孤忠
孝以銘為請辭不獲乃銘曰
惟郭之先受氏自虢世有顯庸以踐邦伯桓桓郭公允
武允文出入四朝克成厥勲仁宗惟仁天德不殺疆理

南海公初奮伐英宗惟英整肅四方登公樞廷大震氏羌神宗惟神耀我聖武西守南征公為元虎蠢爾交蠻自昔邦讐帝命公往匪亟匪游披其五州炎荒是宅功成身危為衆受責釋師十萬耽玩簡編樂以忘憂卒歳窮年二聖起公將収桑榆公以老告身與疾俱惟其成烈萬夫之特云誰無勇孰如公識不知其人視其所知嗚呼鄆公名則不朽

范太史集卷四十

范太史集卷四十一

宋　范祖禹　撰

墓誌銘

長壽縣太君楊氏墓誌銘

家退翁居母夫人之喪將葬命其子太學博士彬以左奉議郎黎君持之狀請銘於太史氏謹摭其實曰夫人楊氏眉州眉山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為州著姓母侯氏尤深浮圖氏之學諸講師聞其言皆闇然服自以弗及

夫人年十九適家氏贈朝散大夫某其夫也大夫兄弟八人族大口衆皇舅治家嚴整每稱夫人曰吾家順婦夫人性仁孝謹甚雞初鳴立舅姑戶外候侍婢問起居已乃趨中饋具飲食滌器皿必手所親睦娣姒怡如也待妾御未嘗厲聲色欣欣如也大夫事親孝居兄弟宗族間友愛夫人有助焉大夫既不仕退居東郊用窶狹二親喪畢分其器服夫人一不取及子朝請更守二郡夫人躬儉素衣至屢澣有敝衮家人請易之不許曰吾

方安此卒不易猶其在東郊時也性好施約已以趨親戚之急其待遇之惟恐不至然未嘗伐其德日誦佛書以祝子孫雖寢食不廢自彬及餘慶幼時與俱卧起慈愛甚篤或誦書夜分夫人亦爲不寐大夫捐館時夫人治家每夙興以待旦其居處語默皆有法度故子孫以文行稱於鄉黨仕於朝廷夫人之教有自已朝請所至夫人必戒以治獄務仁恕不可以喜怒輕重神宗祀南郊恩封長壽縣太君元祐五年正月某日終于第享年

八十有二子定國即退翁為左朝請郎前知懷安軍女二人適孫圭程參孫彬左宣德郎太學博士孫女三人長適某次未嫁而卒次適某曾孫餘慶曾孫女四人七年三月合祔于大夫之墓銘曰

天施無親惟彰厥善有淑諸幽必報於顯夫人居家孝敬温慈仁以為德壽考是宜動則規矩言則教訓有子有孫莫不令問眉山峩峩江水湯湯福基慶源既厚且長

宋君夫人史氏墓誌銘

夫人史氏成都人考諱遜以懿行稱於鄉黨妣張氏夫人温淑莊静事親至孝歸宋氏夫諱瑱以文學中鄉舉不第而卒夫人事舅中散公姑壽安郡太君盡婦道宗族無間言事夫以禮教子有法安貧處約未嘗愠嘆元祐四年正月乙亥終于里第年七十其年四月葬金沙合祔其夫四男子曰先曰觀曰允曰充二女子適宇文渭范祖義孫男三人女五人允薦於國學方寓京師求

仕夫人訃至乃歸祖禹先妣崇德縣太君夫人姊也余顧念先妣即世而諸舅皆喪獨夫人存今亦亡矣允以銘為請乃銘以寄哀銘曰

歸從其辟終古是宅瞻彼鮮原有敏松柏為善白首胡報之壽子孫其昌視此幽刻

同知樞密院趙公神道碑銘

元祐三年四月登進輔臣以尚書戶部侍郎趙公為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六月拜中大夫同知院

事五年三月丙寅薨于位年七十有二訃聞皇帝太皇太后震悼趣駕臨奠哭之哀輟視朝二日賻禭加等贈右銀青光禄大夫諸孫奉喪歸盩厔詔遣使護之其年九月壬午葬孟兆社先塋中書侍郎傅堯俞誄公行而銘諸墓其孫又以狀請於太史氏將刻之碑祖禹竊惟元祐之初太皇太后保佑皇帝功格于天眷求老成經緯萬事凡所建置必視祖宗之舊與吾民之所欲是以海内歡忻震動頌詠聖德如祖宗時豈有他哉由用得

其人也當是時公召自滄州不三歲登右府人不以為速既在位天下想聞其風所言於上前者人不得而悉知其所可見者寛厚清静息兵省刑民無勞役四方安枕公既没而人皆嘆恨以為未盡其用也然則宜以是銘于碑公諱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曾祖贈太子太保諱翰曽祖妣昌國夫人王氏祖供備庫使贈司徒諱彬祖妣岐國夫人李氏考太子賔客贈太尉諱剛妣慶國夫人張氏自太尉始徙鳳翔令為盩厔人公少力

學以行義高鄉里登慶歴六年進士第初仕為孟州司戶參軍移河中府萬泉令以圭田修學校鄰邑之士裹糧而至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令長治迹以自為監不煩刑罰而獄訟理父老至今稱頌之以秘書丞知彭州永昌縣築六堰均灌溉以絶水訟民以比召杜改太常博士知威州公以威茂雜夷獠險甚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于汶川因條著其詳為西山别録及熙寧中朝廷經略西南就公取其書

考焉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英宗治平元年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請攬威柄慎賞罰廣聰明更積弊帝嘉納對垂拱殿稱善久之詔遣内侍王昭明等四人使陜西招撫蕃部公言唐用宦者為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為至戒宜追還使者責成守臣章三上甚激切會文彦博孫沔經略西鄙又遣馮京安撫諸路公請罷京使專委宿將夏人入寇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禦會長卿加集賢院學士公言長卿當黜賞罰倒置京東盜賊

數起公請易置曹濮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求對力言

乞追昭明等不則受顯逐帝為改容納之二年秋京師

大水詔百官言事多留中公請悉出章疏付兩省官詳

擇以聞帝從之先是以六月詔議追尊濮安懿王典禮

公首上疏論稱親非是願與建議之臣對辨以定邪正

章七上又與呂誨等合十餘疏既而皇太后手書尊濮

王為皇三夫人並為后公杜門請罪翌日詔令速赴臺

公懷侍御史敕告納帝前乞去職詔還其敕告公又上

疏以死爭之劾議臣與中人交結惑母后降手書反欲歸過至尊自擠其惡其十月假太常少卿接契丹賀正使入對延和殿帝問濮園議公曰陛下為仁宗子而濮王稱皇考即二父非典禮帝曰卿嘗見朕言欲皇考濮王乎公曰此乃大臣之議陛下未嘗自言也帝曰此中書過議朕自數歲先帝養以為子豈敢稱濮王為皇考耶公曰臣請退諭中書作詔以曉天下之疑是時連日陰晦帝指天色示公曰天道如此安敢更褒尊濮王乎

朕意已決亦無庸宣諭公曰陛下祗畏天戒不以私妨公甚盛德非臣愚所及帝重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不決者久之會建議者言於帝以為難與言者並立於是呂誨等皆罷公使還待罪乞與誨等同貶不報閤門趣公入對復懇請帝曰卿欲就龍逢比干諫爭之名乎孰若學伊尹傅説留以輔朕之不逮公惶恐退上疏曰臣何敢擬倫前賢亦終不敢奉詔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譏章又十一上遂出通判汾州自是公名重天下神

宗即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知商州就除提點陝西刑獄熈寧三年入為開封府判官奉使契丹因奏事帝問曰卿為監司久當知青苗法便也公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掊民財誠便令陛下欲為長久計愛百姓誠不便時用事者以公有人望可藉以為重欲公助已使其徒隂諭公曰當以御史知雜奉待公不應由是不得留京師出為陝西路轉運副使同列欲更置運事與公議異除公知涇州後公之言頗與事酬復以公為

轉運副使改永興軍路轉運使以親老請便郡得知同州七年朝廷患錢重欲置交子以權之命公制置公以謂交子恃本錢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券是罔民也轉運使皮公弼議不合章交上朝廷方以事委公弼移公京西南路轉運使以親老不行十年差知陜州未幾請還鄉里除提舉鳳翔府太平宫丁太尉憂服除易朝請大夫知滄州今天子嗣位轉朝議大夫召為太常少卿拜戸部侍郎元祐三年請老優詔不允其四月遂輔政封

開國侯因進對言機政所急人才而已令臣選武臣難遽盡知請詔諸路安撫轉運使舉使臣科別其才第為三等籍之以備選任自元豐中河決小吳北注界河東入于海先帝詔曰東流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至是水官請還河故道下執政議公曰開河役夫三十萬用梢木二千萬自河決已八年未有定論而遽興此大役臣竊憂之令朝廷方遣使相視果以東流未便宜亟從之若以為可回宜為數歲之

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國之險

澶淵之役非河為限則契丹不止公曰王者恃德不恃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鎬皆歷年數百不聞以河

障契丹澶淵之役蓋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之智勇故邊帥授首豈獨河之力哉後使者以東流非便而水官復請塞北流公固爭之卒詔罷夫役如公所議洮河諸戎以青唐首領寖弱可制欲倚中國兵威以廢之邊臣亟請用師公曰不可御契丹以大信為本朝廷既爵

命之矣彼雖失衆心而無犯王略之罪何詞而伐之若其不克則兵端自此復起矣乃止又乞廢渠陽軍紓荆湖之力詔諭西夏使歸永樂遺民夏人聽命公既屬疾猶以邊防為憂及薨太皇太后諭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公寛仁愛人惟恐傷之色温而氣和人望之知其長者也其在朝廷義所當為勇若賁育守之不變事君與人一以至誠表裏洞澈如見肺腑故面引廷爭而人主益知其忠未嘗為同而僚友莫之或怨其誠慤素信

於人也娶劉氏尚書駕部郎中晃之女賢淑孝敬配

德君子治家有法度先公十六年歿追贈益昌郡夫人

子四人孝諶瀛州録事參軍獻誠知唐城縣事某早卒

彥詒太康主簿皆强學力行是似是宜孫男六人基郊

社齋郎垂假承務郎塈右承務郎壁塈堅未仕孫女五

人曾孫男二人戩戡公所著春秋論三十卷史記牴牾

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西山别

録一卷惟公在仁宗之世為循吏事英宗為爭臣神宗

朝出處以義二聖從民所望遂大用之而居位未幾功業不究然其著見之效已暴於天下炳於後世列於太常藏之史官考公行事所至可紀今掇其大者揭之神道以詔於無窮銘曰

挺挺趙公惇德有容遺我後嗣實自祖宗在仁宗時公始試吏民曰父母来予攸塈簡于英宗正色匪躬帝欽良臣曰惟汝忠爰曁神考公心如一言有違從不撓其直二聖曰咨汝惟舊臣亟其就位翊我樞鈞元祐之政

惟天是若天聽于民惟民是諾公在廟堂四鄙戢兵靡有內外皆吾孩嬰天嚮仁人錫公壽考方終相之不憖一老南山有虧公名永垂過者必式忠厚之碑

直集賢院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司馬君墓誌銘

元祐五年六月丁酉詔以祕書省著作佐郎兼侍講司馬康為左司諫時已屬疾五辭不許就賜告君奏曰臣不敢拜君命于家疾閒當亟起受乃留告閤門以俟詔

以君久疾不給俸其自止日續給之君辭不受七月小間將受命疾作不能造朝即奏臣不可以備言職矣願卒辭新命詔遣内侍挾御醫三人診視治療以君清貧命醫毋得受餽侯疾損取旨八月君奏曰臣之力憊矣言職不宜久虚願領宫觀養疾西都二聖不得已許之除直集賢院提舉西山崇福宫詔曰勿藥有閒即膺吾用遣内侍諭旨俾留京師就醫藥賜錢三十萬九月丙寅以不起聞明日輔臣對延和殿未及奏事二聖嗟悼

不已命優恤其家特贈右諫議大夫遣將作監丞張淳督運木就護殯葬官給錢百萬遣中使弔問妻子賜錢五十萬又賻錢三十萬布帛有加既又遣内侍問行日賜白金五百兩助襄事十一月甲申葬陜州夏縣太師温國文正公墓次君字公休文正公諱光之子也其先出於晉安平獻王孚歷後魏隋唐以及本朝子孫未嘗去鄉里積厚流遠是生大賢曾祖諱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贈太子太傅祖諱池以清直事仁宗

為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曾祖妣皇甫氏祖妣聶氏妣張氏皆封溫國太夫人文正公以道德事四朝進退以天下起相二聖勤勞帝室慰荅民望為元祐宗臣君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出於天性文正公與夫人皆器愛之或當遠出夫人必自挾以往既長入官或數日不返家夫人輒憂思形于寐㕒或踰月而後歸則相顧慘然喜欲泣敏學過人博通羣書熙寧三年以明經擢上第釋褐試祕書省校書郎耀州富平縣

主簿時文正公為翰林學士奏留國子監聽讀四年奏授守正字五年監西京糧料院遷大理評事文正公以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宫修資治通鑑奏君檢閲文字官制易階承事郎丁毋夫人憂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毁餞滅性見者哀之文正公居洛十五年往来陜洛間士之從學於公者退與君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為司馬公之子也服除授簽書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公事元豐八年以韓

獻肅公薦擢祕書省正字轉奉議郎元祐元年為校書郎文正公為左僕射力疾入對詔君扶掖上殿賜緋章服公羸執喪如喪夫人哀毁有加焉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為世俗事得遺恩悉以予族人其啓夫人之喪而合祔也號慕如初喪既葬廬于墓凡文正公終事竭誠盡力無一不致其極者三年服除召為著作佐郎兼侍講進講詳明傳經義勸上以進德上必虛己聽之四年為修神宗實録檢討官上疏言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

為天自古禍亂之興皆由饑饉為國必有九年之畜乃可以備水旱比年以來旱暵為虐民必藉食若今秋不稔則公私困竭盜賊可虞昔魏李悝為平糴之法國以富彊東漢永初以後水旱十年和熹鄧太后臨朝用征和故事徙置饑民於豐熟諸郡躬自減撤以救災戹故天下復平唐太宗貞觀初天下連歲災害太宗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至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自古賢聖之君非無水旱

之災惟有以待之則不為甚害如漢唐之策已非處處皆有畜積故令民東西就食此策之下者也魏文侯舉國四境悉令平糴所在有儲此策之中者也三代而上國有九年之畜此策之上者也今臣願陛下先為漢唐之下策以濟目前之囏俟及豐穰乃為魏文侯之中策積以歲月漸及三代之上策乘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於官令冬來春令饑民就食俟鄉土豐穰乃還本土夫國家積貯惟以安國民安則國安故凡為

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不當吝陛下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為天下大本則四海幸甚夫實倉廪使百姓足食非獨可以消患太平之化由是而興措刑之本無先於此矣初文正公在相位與呂正獻公及同列共議稍修官制以就簡便令門下中書二省通職事亦先帝詔書本意也草具未上而文正公薨至是君復上舊藁降付三省而朝廷未遑有所行也十月除右正言以執政親嫌辭不就職五年春上疏歷陳前世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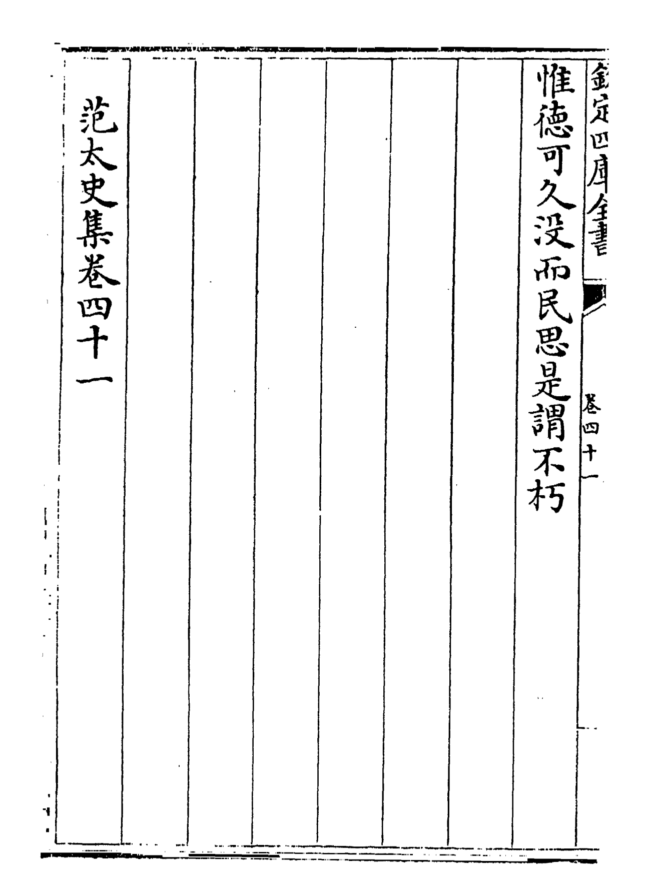
少而亂多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以勸上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曰德曰才曰識三者皆由於學又勸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導其言切至四月詔講讀官奏對邇英閣君初對勸上自强於學以孝德為治道之先再對又言孟子為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上曰方讀孟子尋詔講筵官編修孟子節解為十四卷以進君自文正公喪居廬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親戚勉以肉食終不肯及免喪毀瘠骨然治療不愈至是益

侵累奏乞留臺宫觀詔不許遣内侍賜御膳勞問後乃
予優告猶力疾解孟子二卷自是疾有加除諫職未受
條具諸所當言以待曰得一對極言而死無所恨疾病
召醫李積於兖積居野年七十矣鄉民聞之告積曰百
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来告者日夕不
絶積遂行至則疾不可為也没語妻子以不報國恩為
恨享年四十一公卿嗟痛於朝士大夫相弔於家處士
相弔於野市井之民無不哀之君篤行内外淳備必欲

如古人燕居如對大賓動靜有矩法望之色莊氣和而言厲嚴於祭祀為人潔廉未嘗言財文正公既葬二聖遣使賜白金二千兩立神道碑君以文正公葬皆官給碑已具固辭不許遣家吏如京師納之其事君務責難非堯舜仁義之道不陳於上前待族人委曲周旋唯恐不得其所欲與朋友忠信久而益親有文集十卷初娶張氏朝散郎保孫之女追封真寧縣君再娶張氏大理寺丞準之女封安仁縣君二子曰植曰桓皆承奉郎桓

早夭三女長適假承務郎楊克覲先君卒其二皆幼祖禹與君同修資治通鑑同為正字著作同修實録同侍經筵相與猶一體也君初疾屬以後事其孤請銘嗚呼其可勝哀也夫銘曰

烈烈温公廸我祖宗卒相二聖以成天功公休之賢是學是似民曰幸哉温公有子温公有子天子有臣世其休風澤我下民執經帝前日勸帝德帝曰良哉補予衮職惟其所有訖未一施中道而止天實奪之惟人之生



惟德可久没而民思是謂不朽

范太史集卷四十一

范太史集卷四十二　　宋　范祖禹　撰

墓誌銘

安康郡太夫人胡氏墓誌銘

夫人胡氏故寶文閣待制通議大夫彭城開國錢公諱暄之配也其先居婺州之永康曾祖瀫大理寺丞祖承師尚書吏部郎中贈禮部侍郎父賁右班殿直母朱氏夫人幼失所怙世父尚書公則愛其容德有異親鞠育

之尚書為三司使徙家開封遂為開封人彭城公吳越忠懿王之孫英國文僖公之子少以文學有聲場屋間英國夫人尤所鍾愛慎擇昏姻聞夫人之賢遂委聘焉錢氏宗族盛大夫人入門內外莫不賛賀從姑入見仁宗面賜冠帔彭城公陞朝封文安縣君夫人孝於姑順於夫和於娣姒待上下親疏皆適其宜性寛裕凝重雖燕必莊未嘗有疾言遽色閨庭自肅彭城公不殖財産累官列卿而家甚清約夫人能安之稱家之有無以遇

親賓教諸子有法度故皆謹飭自立熙寧中仁宗女周
國大長公主將下嫁神宗擇主壻欲得士之敏秀而文
者夫人之子景臻在選中帝見其名氏曰此大勲之後
忠孝之家當無以踰矣召見大悅即詔以景臻尚主擢
彭城公少府監進封夫人同安郡君入謝禁中帝勞問
甚渥顧謂近侍曰温厚若此宜其有令子也再錫命服
彭城公出守南陽夫人入辭帝見所進名猶稱郡君詔
封永嘉郡夫人是日三宫幸後苑因留侍宴在鄧得風

痺疾大長公主遽入面請遣其子景升省疾詔乘驛以往彭城公還朝賜第於苑城之北與主第相望初神宗詔陳國長公主等行見舅姑禮及大長公主出降中書請如故事帝曰大長公主朕宫中每見必拜雖皇太后亦敘姑嫂之儀不可與朕諸妹等也宜依兖國公主之禮然大長公主天性孝恭每見夫人親執婦道旨甘温清唯恐不至夫人春秋既高恬愉安養十有餘年歲時家人獻壽綵服戲膝下孫曾滿前未始以貴戚自驕嘗

謂人曰吾何以致之此自錢氏德澤長遠爾吾敢忘乎

昔爭今上祀明堂加安康郡太夫人夫人篤信釋氏晚

年深究性理惡殺生類未嘗鮮食將終方晝寢忽謂左

右當掖我興正坐奄然而化時元祐五年十二月丁巳

享年七十有六上與太皇太后皇太后遣内嬪臨奠賜

白金千兩皇太妃淑妃亦問卹相繼大長公主為姑行

服哭臨如禮太皇太后聞之遣使賜縑帛二百疋子男

十二人景杰成都府温江尉早卒景畧右朝奉郎景歴

右奉議郎先夫人而亡景升右朝散郎景菜右宣德郎景孺保静軍節度推官景勲復州王沙縣令景規集慶軍節度推官景臻隨州觀察使駙馬都尉景振右班殿直景持景特皆右承務郎女二人長適朝散大夫少府少監吕希績次亡孫男女四十四人忱右騏驥副使及次男宜春郡主及次女皇家所自出也恢前汝州司理參軍愷博皆右班殿直懌潞州司理參軍悌潁昌府法曹參軍愔陳州司理參軍愉太廟齋郎忭慎惰皆假承

務郎懈忻恂惕忕惲惼悟慚未仕二未名女適宗室右
衛率府副率令珂次適右班殿直夏大章次適宗室右
千牛衛將軍令珪餘在室曾孫男女六人彭城公以元
豐八年薨葬開封府祥符縣魏陵鄉諸孫將以夫人捐
館之明年二月辛卯合祔以少府少監呂君之狀問銘
於太史氏不惟紀夫人之懿行亦所以見本朝家法之
正也銘曰
胡本姚氏帝舜之冑爰及太姬實啓厥後錢以吳越入

為帝臣毓慶蕃昌世惟有人忠懿之孫文僖之子夫人宜家並受多祉仁宗天屬神考擇配夫人有子以賢克對夫列近侍啓封大邦赫奕寵榮一世之光壽考令終歸從皇辟魏陵之原閟此幽刻

左中散大夫守少府監呂公墓誌銘

公諱希道字景純其先自太原副留守始為河東人由文穆公而下三相五尹遂家開封世族冠天下曾祖蒙亨大理寺丞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祖夷簡

守太尉致仕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秦國公諡文靖公配饗仁宗廟庭考公綽翰林侍讀學士贈司徒曾祖妣李氏祖妣馬氏妣上官氏封魏秦英三國太夫人公為兒童時已端愿不妄言動文靖公參國政奏授守校書郎遇郊禮將復奏遷官公方七歲固辭請及族人之未仕者文靖公由是竒之慶歷六年獻所為文二十卷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司徒出鎮永興秦鳳皆以書寫機密侍行入判登聞鼓院宗室女之子例得官無嫡

庶辨公上疏請敍庶子官爵至今以為定法通判揚州大姓湯氏訟閱十二年不決部刺史檄貴州將患之公曰世豈有不可窮竟事實耶請不問洗先治吏果得情鞫吏受財數百千黥吏止訟三司使邵必以解池歲課久負慎擇守奏公知州事陝西轉運使張靖言䑓向鹽法非是詔委近臣同三司考究漫生鹽歲約增二十餘萬緡靖以為非實移公案驗公曰漫生鹽歲實若以為鈔即溢鈔分布諸路害鹽法如此雖無漫生可也議者

以公言為然始解人不知向學公毀淫祠及寺無舊額者百餘處取其材廣學宮士得居處講習即學為公立生祠知和州郡境有麻湖瀕江二十里環湖田數千頃無畜泄之備雨久則田皆陷澤中為一方患甚鉅公疏河通江介湖中為溝港雨暴注則瀉諸江因溝港通運舟達城中數千頃皆為良田歲收三百餘萬斛朝廷優賞其功熙寧六年初行免役法有司欲過取羡錢公召諸邑令使量民力為入額一定無所增損使者謂公措

置不當奏劾以他事竟釋罪而朝廷以公所定役法推之一路為式神宗方講修馬政置河南北監牧二使樞密使陳公升之薦公權領其事朝廷素知公遂任為河南監牧使公建議川茶色帛蕃部貲以為急用卭蜀茶歲出不勝計積久賤即棄之内帑縑帛新壓故不時泄且壞請以西川上供銀易茶帛漬損者變緋緑轉致塞下以易蕃馬詔即行之併廢原武淇水兩監歲省錢二萬緡民佃牧地四千五百餘頃得租六萬斛以助買馬

朝廷方委公馬政而獻言者以冗占牧地民兵請一切

廢監公言兵馬錢穀國之要務兵關可招錢穀可歛馬

廢不可旦夕得唐初因隋馬三千匹命張萬歲領牧事

麟德中孳數至七萬六千置八使領監跨蘭渭秦原四

州之地猶為狹隘國馬之盛獨稱有唐而緩急有備今

兩監牧地止二萬頃比唐十不及一臣承乏領使國馬

大事不敢避萬死盡言書上建議者慚沮不敢辨乃損

公以報孳息不實卒廢監公亦還朝神宗祭公言直釋

其罪公初以奏課對神宗諭以言者欲於沙苑牧羊計綱入京公言此細務臣不敢煩天聽上曰有唐故事公曰唐都雍去沙苑近今京師非比也條其利害凡費緡錢數萬神宗釋然納之爲開封府推官民有相詈激語近訕上無悖慢情尹及同僚皆欲以指斥抵法公力爭請上開神宗果笑曰小人無知灼非本情釋之府中皆嘆伏廨火延燒比屋坐左遷監南京糧料院數月朝廷察其非辜還知滁州又知汝州權發遣三司都勾院除

知澶州辭曰上諭公以河徙欲鎮安百姓執政進擬從官朕選用卿公至澶以治績稱秩滿再任河朔保甲白晝持梃公為盜教隊巡檢和德挾提舉司勢因緣枉法掠聚貨賄監司隱忍不敢詰公一日發其贓狀僚屬皆惶恐公即獨奏其事捕德下獄提舉官聞之馳驛至澶取保甲囚盡釋之公曰山可移獄不可變既窮治取其首領於劫掠處斬之餘皆配隸澶人感泣朝廷亦命他路監司審其獄皆實重貶德自是與提舉司益不協保

甲有犯法者諸邑稍加懲治則必反中以他事公檄諸邑保甲犯法有疑必送州至則悉論如法提舉官怒欲劾公其同僚以公詞直不敢書乃已元豐五年夏河東注靈平埽一夕潰岸幾決公曰此正前日之曹村也事不可再即馳至河上自督役河得無虞先是河決小吳南直靈平下埽甚急當歲有水患乃請開大吳口導河循西山北流論者以為得禹之舊迹自是曹村無水患矣轉運判官張適上河朔鹽利以助邊計詔推行之公

曰祖宗手詔在北門地多斥鹵民所衣食故通鹽不禁河朔之人可安不可擾適深恨怒初澶河未徙時北城相望河貫其内故并河為禁地河既徙而北流人往來退灘未有禁有盜十餘人刧掠他州縣夜道退灘適因奏强賊由城中過法當案責守臣遂罷還朝今上即位朝廷亦悟公無罪除知湖州吳興六邑出役錢七萬七百餘緡而募直止四萬二千其餘為羡公首請蠲除書上適與詳定所議合即施行之徙知亳州淮南饑仍歲

大雪民凍餓瀕於溝壑公至即請出常平倉粟賑救民有壞屋以爨公不俟聞發官芻賤鬻之公上言朝廷以孤幼財產盡録以寄官俟長而給之此仁聖惠邺之至也今之諸路監司不能上體朝廷意往往假貸藉以為他用民有終身垂白不能得者請立法毋輒貸用入為少府監元祐六年三月乙丑寢疾終於京師興寧坊之第享年六十七公性寛厚平居沈静端默雖子弟不見其喜愠熈寧元豐中士急於進取公雍容其間安分隨

所適而樂遇事有不可必力爭及元祐之初吏治寛平
公雅量自如亦不改其故常為十郡皆有惠政去而人
思之有文集二十卷其官自祕書省校書郎五遷為太
常博士又七遷至太常少卿易朝議大夫中散大夫左
中散大夫娶虞部郎中王珣瑜之女累封華原郡君先
公五年亡子男九人之問朝奉郎延問宣德郎君問通
直郎昭問宣德郎滎問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徽問真州
六合縣主簿舜問泗州司理參軍芻問假承務郎次不

及名延問先亡女四人長次皆適宣義郎張埴次適通直郎王博古次適宣義郎張卿佐孫男十人時中早亡有中守中剛中並假承務郎和中惇中並亡民中適中餘未名孫女十人其年六月壬寅諸孤奉公之喪葬鄭州管城縣懷忠鄉神崧里司徒公墓之右華原夫人合祔前葬以太學博士許君之彥狀來謁銘謹諾而銘曰

温温吕公惇德有容奕世不顯公奮自躬有惠於州有勞於使惟帝知之乃命以事屢進屢已不見色詞如川

之渟人莫撓之謂公不達公事四世開國中都正卿是位謂公不壽亦既耇老公多孫子福禄是保懷忠之原神崧之宅嗚呼吕公兹謂不没

壽昌縣太君王氏墓誌銘

夫人王氏曾祖繼華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陳國公祖兼著作佐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魯國公父子融尚書兵部侍郎致仕其先青州益都人夫人伯父沂國文正公曽相仁宗徙京師令為開封人夫人幼聰悟妣張

夫人卒哀毁如成人事繼母張夫人至孝張夫人愛之
如所生十九歸於尚書職方員外郎贈左正議大夫張
公仲莊張公太府卿居業之孫祁國文孝公觀之子夫
人逮事太府奉舅姑盡婦道文孝立朝居家細行必謹
有漢萬石君之風夫人動循法度文孝嘉之曰有婦如
此吾家無慮矣文孝公薨不月而姑河南夫人亦捐館
夫人毁瘠幾不能勝治喪事以禮睦族人以恩族人之
貧者出奩具以周其急撫諸姪如已子由是内外皆尊

敬之嘉祐中正議守翙州還卒於京師二子皆未冠夫
人畢力襄大事嚴治家庭性仁愛寛厚待子孫遇婢妾
無大聲色而閫内自肅平居服飾質素歲時祭祀常先
諸婦視牲滌濯雖老不懈凡家事無改于舊率如正議
時初文孝將薨召夫人屬以後事夫人奉遺訓斯須不
忘教子必以禮義嘗曰文孝以德行起家清白之訓以
屬于余子孫當勉以繼之勿使人謂家風衰于祖考則
為孝矣少好内教老而彌篤晨起具服焚香誦佛書視

外物翛然元祐六年七月庚申寢疾卒于京師武成坊之第側身而没神識不亂享年六十有七以正議封壽昌縣君以子進封太君二子曰保微右朝奉大夫太府寺丞曰保衡大理評事早卒四女長適右朝奉郎吕昌文次適右宣德郎王价餘幼亡孫男二人山凡女二人長適右承事郎吳某次適進士趙希旦其年闕月闕葬河南府闕縣闕鄉闕里闕祔正議之墓銘曰

夫人之生德禮之門歸于令族仁孝之昆爰初盥饋夙

夜勤止乃薦蘋藻以奉永祀爲婦爲母皆可矜式視其子孫足以知德傳家之訓在後承之詔于幽壤系此銘詩

朝奉郎郭君墓誌銘

君諱子皋字德臣其先京兆人廣明之亂六世祖御史中丞甫從僖宗入蜀弟及爲廣都令遂家焉曾祖漢平祖仁渥贈職方員外郎父輔尚書工部郎中梓州路轉運使累贈光禄大夫母徐氏贈天興縣太君君以光禄

廕補太廟齋郎好學屬文嘗薦于有司初任成都府新繁主簿丁内艱服除調成都犀浦主簿邛州大邑主簿陜州司理參軍舉者十有四人改衛尉寺丞知邛州大邑縣縣北與蜀州晉原接境每歲二邑之民鳩工為堰決渠溉田晉原據上流有餘則注之他江以邀邑民得重賂乃不為病謂之賣水人素苦之君至均以丈井斷木為平以限水廣深多寡白木為準目曰水平由是大邑之水不買而足號曰郭公平舉監成都交子務紙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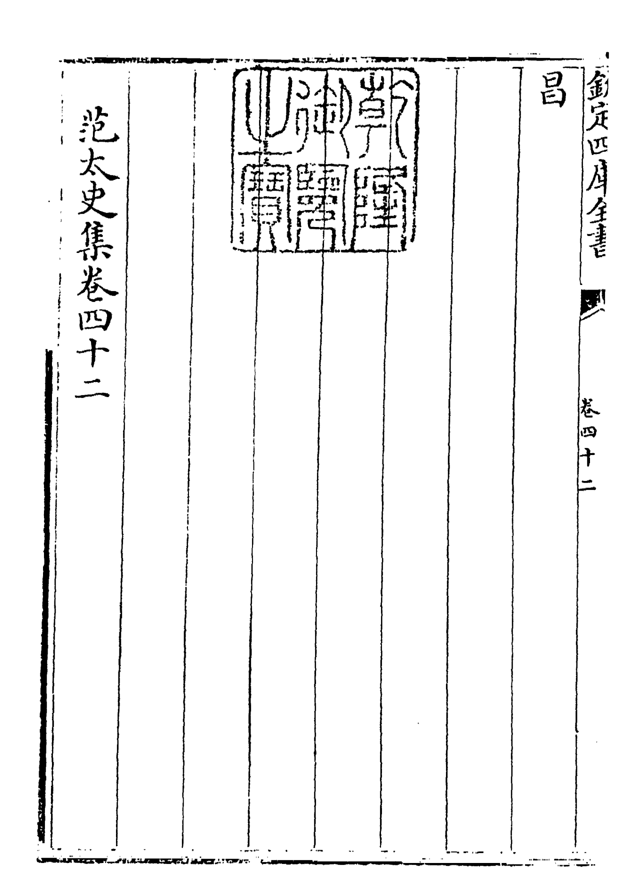
之設本與錢相權至是大壞價賤不售法幾為廢君講究其病錢幣復稱官民利之先是交子務以二年為任監司奏留君半歲遂著令以二年半為任舉者三十人知昌州遷太子中舍易階通直郎瀘卒譙青因博戲殺人獄五徙輒變監司委君一訊而折以具獄讞竟獲免死於是一路獄之難決者多以委焉徙知劒州官軍討瀘夷道出劒關戍關卒數十人輒亡從軍以幸戰功及師還主將悉捕送郡有司以為禁卒逋亡踰月當死君

曰離戍從軍非亡命也止罰而釋之郡當兩山間民架竹為茅屋依山而居故多火災君教民易以瓦官為陶瓦貸貧民不費而革自是無火患遷奉議郎知利州今天子即位覃恩遷承議郎以疾請便郡歸成都遷朝奉郎元祐二年四月十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五君居家孝友族人有貧不能葬者君出家貲市地具喪以葬居官忠信明習法令精于吏治務在愛民不以勢利易其守以是所居可紀所去見思娶石氏中大夫洵直之女

封闕縣君六子曰瑞蜀州江原主簿曰瑜太醫局丞曰瑀曰璉皆業進士曰瓛曰某早亡四女長適進士陳叔達次適進士史折其二亡孫男六人女一人以六年闕月闕葬于鄉里君早有退居之志嘗曰仕為郎其可已矣及病乞致仕命下而卒銘曰

郭氏自唐從狩于蜀世有令人以暨光禄恂恂使君孝友篤誠有惠在人不隕厥聲爵位豈多岳牧方試壽老豈多耆耋未至如彼泉流既深既長慶在後人子孫其

昌



范太史集卷四十二